讀書雜志

管子書八十六篇見存者七十六篇中多古字古義而流傳既久譌誤滋多自唐尹知章作注已據譌誤之本强爲解釋動輒抵牾明劉氏績頗有糾正惜其古訓未閑讐校猶略曩余撰廣雅疏成則於家藏趙用賢本管子詳爲稽核既又博考諸書所引每條爲之訂正長子引之亦婁以所見質疑因取其說附焉余官山東運河兵備道時孫氏淵如采宋本與今不同者錄以見示余乃就曩所訂諸條擇其要者商之淵如氏淵如見而韙之而又與洪氏筠軒稽合異同廣爲考證誠此書之幸也及余淮南子校畢又取管子書而尋繹之所校之條

差增於舊歲在已卯乃手錄前後諸條並載劉氏及孫洪二君之說之最要者凡六百四十餘條編爲十二卷學識淺陋討論多疎補而正之以俟來哲嘉慶二十四年三月既望高郵王念孫敘時年七十有六

管子弟一

高郵王念孫

牧民

政之所興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念孫案政之所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竝作政之所行今作政之所興者後人改行爲興以對下文政之所廢耳不知此四句本謂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是其證改行爲興則失其旨矣

形勢

得幽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念孫案得幽、當依明仿宋本及朱東光本作託幽、此涉上句得字而誤、後形勢解正作託幽、

循誤爲脩

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尹知章注曰、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脩理矣、朱曰、蜀乃器字之誤書耳、念孫案朱以蜀爲器之誤、是也、後形勢解作蜀、亦誤、脩當爲

循亦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譌溷繫辭傳損德之脩也釋文脩馬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循本亦作脩晉語矇瞍脩聲王制正義引作循聲史記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荀子議兵篇循上之法呂氏春秋盡數篇射而不中反脩于招何益于中韓子五蠹篇聖人不期循古趙策循禮無邪今本循字並譌作脩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術循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循脩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脩用事試爲韻循言爲韻循順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候曰循順也從也文選陸雲荅張士然詩注引廣雅曰循從也言人君抱器不言而廟堂之中已順從也形勢解云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

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循、（今本循字亦誤作脩、今據上文則民循正改、）是其證矣、宙合篇曰、明墨章畫、（今本畫譌作書、辯見宙合、）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脩理而不迷、脩、亦當爲循、言君子道德有常、如工人之明墨章畫、則後世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君臣篇曰、權度不一、則脩義者惑、又曰、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兩脩字皆當爲循、循亦從也、下文云、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是其證矣、四稱篇曰、不脩天道、不鑒四方、又曰、不脩先故、變易國常、兩脩字亦當爲循、言不順天道、不遵先故也、侈靡篇曰、緣故脩法

以政治道、脩亦當爲循、緣亦循也、廣雅、緣、循也、政、與正同、言緣順故常、遵循法度、以正治道也、尹注、緣順、故常、脩理法制、爲政不違於道、失之、勢篇曰、慕和其衆、以脩天地之從、又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兩脩字亦當爲循、循、順也、從、行也、廣雅、從、行也、夏小正傳曰、不從者弗行、言順天地之行、順陰陽之行也、道天地之常、道與循、義亦相近也、尹注、道、從也、正篇曰、明之以察其生、必脩其理、九守篇曰、因之脩理、故能長久、兩脩字亦當爲循、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脩亦當爲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韓子定法篇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淮南主術篇曰、脩名責實、

官使自司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實察言觀效蜀志諸葛亮傳評曰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皆本於管子也地數篇曰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衞濮陽脩亦當爲循言循河濟而南也

獨有

唯夜行者獨有也念孫案獨有也當從朱本作獨有之也尹注云故獨有之也後解云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今本也誤作乎據此文改皆其證淮南覽冥篇作惟夜行者爲能有之亦有有之字

平原之隰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後解云、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念孫案此當作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後解當作所謂平隰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尹注云、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是其明證也、下溼曰隰、故言下澤、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爲高、後人旣改此文平隰之封爲平原之隰、遂幷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

譕臣

譕臣者可以遠擧、顧憂者可與致道、引之曰、譕與謨同、

集韻曰謨古作譕爾雅曰謨謀也臣當作巨字形相似而誤巨大也譕巨者謀及天下之大而非一家一國之謀也形勢解曰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臣亦當作巨曰慮曰計釋譕字也曰天下則釋巨字也若作譕臣則其義不可通矣且巨與舉為韻憂與道為韻二字古音同在幽部若作臣字則又失其韻矣尹注非

故曰

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劉績曰經文不應有故曰此二字疑衍念孫案伐矜好專二句與上文義不相屬則不當有故曰二字此涉上注故曰參之天地而衍

邪氣入內

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念孫案入、當依宋本朱本作襲、後解及文選長門賦注、七發注、引此竝作襲、襲卽入也、晉語韋注、淮南覽冥篇高注、莊子大宗師篇司馬彪注、吳都賦劉逵注、竝云、襲入也、無庸改襲為入、孫氏淵如說同、

天下

有閒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念孫案天下、當為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天地、上文云、能與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卽其證、今作天下者、涉上文天下之人而誤、黃氏日鈔亦云、地誤作下、

釋之

莫知其釋之、念孫案宋本釋作澤、古字假借也、說見戒篇澤其四經下、今本作釋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違之

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念孫案宋本違作圍、下文天之所違、及後解並同、古字假借也、違之通作圍、猶圍之通作違耳、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今本作違者亦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烏鳥之狡

烏鳥之狡、雖善不親、念孫案烏鳥之狡、當作烏集之佼

佼與交同說文、佼、交也、七臣七主篇、好佼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民務交而不求用、明法解交作佼、趙策、夫齊韓事趙宜爲上交、史記趙世家交作佼、後解云、與人佼宋本如是、今本改佼爲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鳥集之佼、是其證也、尹注非、

見與之交　見哀之役

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念孫案見與之交、當從朱本作見與之友、後解亦作友、隸書交字作交、與友相似而誤、後解云、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是此文上句作友、下句作佼也、見哀之役、哀與愛古字通、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各哀其所生、高注並云、哀、愛也、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愛或爲哀、役當爲佼、字之誤也、役字古文作役、與佼相似、

佼與交同、後解作見愛之交、是其證也、尹注非、

獨王

獨王之國勞而多禍、劉曰當依解作獨任之國、念孫案任字古通作壬、因譌而爲王、尹注非、

權脩

民無取

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洪氏筠軒曰、取當作恥、謂民無愧厲、雖衆而弱、北堂書鈔二十七引下文則民無取文選射雉賦李善注、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恥、尹注非、

民力

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孫云、民力之民因上文而衍、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無民字、

婦言人事

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洪曰、當作婦人言事、尹注非

不可不審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念孫案審、本作重、此言人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法法篇曰、法重於民、不爲愛民枉法律、義與此同也、今作不可不審者、涉下文兩不可

不審而誤、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一、明陳禹謨本刪去、太平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竝作不可不重、

立政

大德

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念孫案至仁、即大德、未有大德而不仁者、羣書治要引此德作位、是也、今作德者、涉上章諸德字而誤、大位而不至仁、則必失眾心、故下文曰、鄉相不得眾、國之危也、鄉相、即大位也、尹注非

不救於火

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殖成、孫曰、救當作敬、下文脩火

𢡟敬山澤其證也敬與儆通言山澤無焚萊之禁則草木不殖成

博出入　博民於生穀

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愼筦鍵念孫案博字義不可通博當爲摶字之誤也（俗書摶字作搏因譌而爲博商子農戰篇民不偷營則國力摶衛策願王摶事秦無有佗計韓詩外傳好一則摶今本摶字並譌作博）摶與專同一道路專出入專與一正同義審閭閈愼筦鍵亦所以專出入也下文曰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卽專出入之謂也古書多以摶爲專霸言篇曰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摶與專同尹讀摶爲摶聚之摶非是劉已辯之）內業篇曰

能摶乎能一乎、今本摶譌作搏、劉己辯之、心術篇作專、繫辭傳其靜也專陸績本專作摶、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董遇本作摶、史記秦始皇紀摶心揖志、索隱曰、摶古專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摶一、從董本也、商子農戰篇曰摶民力以待外事、凡商子專字皆作摶、呂氏春秋適音篇曰、耳不收則不摶、高注曰、不摶入不專一也、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摶三國之兵、徐廣曰、摶音專、漢書天文志卒氣摶、如淳曰、摶專也、此皆借摶爲專之證、又八觀篇、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博亦當爲摶、卽商子所云摶民力也、又見幼官篇博一純固下、

圈屬

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不順於常者尹注曰圈屬羊豕之類也洪云圈讀圈聚之圈屬係也羣徒謂朋輩言環結交遊之人幼官篇強國爲圈弱國爲屬即其證也尹注非

致于鄉屬

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引之曰致下不當有于字此涉上下兩于字而衍鄉官謂鄉師治事處也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治事之處致其鄉屬下及于游宗皆來受憲也下文云五屬大夫至

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是其證、

由田

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貢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念孫案由田字之誤、今作由田者、一本作田、一本作由、而後人誤合之也、田謂農官也、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法法篇曰、臯陶為李、后稷為田、小匡篇曰、弦子旗為理、甯戚為田、

脩

脩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

擴壟之度、念孫案生上不當有脩字、此涉上文釗脩而衍、春秋繁露服制篇文與此同、無脩字、

服絻

刑餘戮民、不敢服絻、絻、與冕同、絻、一本作絲、念孫案刑餘戮民不得與四民同服、非但不敢服絻而已、一本絻作絲、是也、春秋繁露作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纁、是其證、古者爵弁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洪說同、

乘馬

太山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念孫案太、當

爲大、大山廣川、相對爲文、無取於太山也、

正不正

正不正、則官不理、念孫案正不正、當作地不正、此承上文正地而言、地不正、則官不理、卽上文所云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今本地作正者、涉上下文正字而誤、尹注非、

百利不得

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念孫案百利不得、當作百利得、言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百利得、則百事治矣、上文云、何以知事之治也、曰

貨多是其證、今作百利不得者、涉下文六不字而誤、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正作百利得、尹注兆孫說同、

地之小大

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念孫案地之小大、當作器之小大、上文云、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故此文云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器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下文不知任、不知器、正承此二句言之、今本器作地者、涉上文諸侯之地而誤、

樊棘

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引之曰草木無名樊者樊當爲楚字形相似而誤楚荊也楚棘雜處謂荊棘叢生也地員篇曰其草宜楚棘

鎌纏

藪鎌纏得入焉念孫案纏當從宋本作纆說文作纆云索也坎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纆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案鎌者所以刈薪纆者所以束之列子說符篇曰擔纆采薪是也（今本纆譌作纏據殷敬順釋文改采薪譌作薪菜據淮南道應篇改）鎌與纆皆入藪采薪者之所用故曰藪鎌纆得入焉若纏爲纏繞之義非繩索之名不得與鎌並舉矣世

人多見纏少見纆故諸書纆字多譌作纏辯見淮南道應篇

一馬

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念孫案一馬之所用不得有七甲五蔽一馬當爲一乘四乘有二十八甲二十蔽則一乘當有七甲五蔽也今本乘作馬者涉上文四馬而誤

奉車兩

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念孫案奉車兩當爲奉車一兩山至數篇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也

十一伇見水輕徭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

十一伇見水輕徭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半引之曰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伇見水輕徭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謂一伇見水則去常徭十分之一、二伇則去十分之二、三伇則去十分之三、四伇則去十分之四、五伇則去十分之五也。今本譌脫而又有衍文幾不可讀

十分去一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劉曰此言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徭十分免

四四尺見水、則免三、三尺見水、則免二、二尺見水、則免一、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

三尺而見水

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引之曰、上文由五尺而四尺、四尺而三尺、三尺而二尺、則此當爲一尺矣、若三尺而見水、則地猶高燥、不得比之於澤、葢寫者誤耳、

閉則類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念孫案生讀爲性、見周官大司徒注、閉當爲閑、字之誤也、廣雅曰、閑正也、爾雅曰類善也、言民之性、入乎邪僻則愚、由乎中正則善也、尹注非、

七法

檐竿

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引之曰檐當爲擔，擔古搖字，考工記矢人夾而搖之釋文搖本又作擔漢書天文志附耳擔動 言鈞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擔則不能定其末也，故心術篇曰搖者不定，趮者不靜，擔與檐字相似，世人多見檐少見擔，故擔誤爲檐，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千鍾侯劉搖漢表作劉擔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注文盛本漢書司馬相如傳作消擔皆是擔字之誤 尹注訓檐爲舉，非是，

倍招而必拘之

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引之曰倍與背同招射之的也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招埻的也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拘當爲射字之誤也草書射拘相似射招者必向招而射若背招則招不可得而射矣上文云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若無此六者則令必不行於民故曰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背招而必射之也尹注非

百匿傷上威　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

百匿傷上威尹注曰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

上威傷念孫案尹說甚迂匿與慝同百匿衆慝也言姦慝衆多其持國柄則上失其威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側爲姦匿今本匿譌作臣辯見韓子匿並與慝同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作側匿漢書酷吏傳上下相爲慝史記慝作匿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慝亡迴而不泯文選慝作匿是匿與慝古字通又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外交以進其譽尹讀比周以相爲匿是爲句注云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其說甚謬比當讀比周以相爲匿爲句匿亦與慝同比周以相爲慝猶言朋比

爲姦也是下當有故字後明法解作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私佼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又案忘主私交韓子有度篇私作外是也故明法解云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外私字相近故外譌作私尹注云爲交友致私非也劉以私爲私之誤亦非也

見危

人君泄見危念孫案見當爲則故尹注曰君泄其事則其位危

實也　萬世之實

世主所貴者實也念孫案實當從朱本作寶下文令貴

於寶是其證又侈靡篇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必因天地之道念孫案寶亦當從朱本作寶下文弃其國寶是其證寶與道爲韻下文聖稱其寶亦與道爲韻

百匿

右四傷百匿念孫案朱本無百匿二字是也四傷是篇目百匿乃四傷之一不得與四傷竝列

精材

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念孫案財當爲材幼官篇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尹注云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是也今本材作財者涉上文聚財而誤

孫說同。

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

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念孫案故攻國救邑。故字涉上下文而衍。不遠道里。不險山河。獨行無敵。攻國救邑。皆承上文言之。則皆不當有故字。不恃權與之國。恃當爲待。幼官事語二篇竝云不待權與。是其證。今本待作恃者。涉上文恃固而誤。尹注同。

版法

置不能圖

罰之所忿置不能圖劉曰當依解作寡不能圖注非

宥過

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念孫案宥過當從朱本作有過此謂怠倦者頓卒之有過者罰罪之犯禁者殺僇之也後解正作有過

倚邪乃恐

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念孫案倚邪卽周官之奇衺奇與倚古字通後解及明法篇竝作奇邪乃恐又見後隱行辟倚下言法立而不動則奇衺之人皆恐也尹注非

象法

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念孫案象法當從朱本作象地象地與法天相對爲文故尹注曰地之資生無所私親後解正作象地無親

佐於四時

參於日月佐於四時念孫案佐當從朱本作伍字之誤也參於日月與日月而三也伍於四時與四時而五也後解正作伍於四時

悅在施有衆在廢私　說在愛施

臧氏用中曰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尹注四字爲句者誤

也後解作說在愛施有衆在廢私而宋本作四說在愛施其上文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此四說之明證也然則此文實五字爲句本篇脫四字愛字後解有愛字而脫四字合之宋本而四說之旨乃明

脩長　高安　不脩

脩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念孫案脩長當從後解作備長言備長久之道在乎任賢也高安當從後解作安高言安上之道在乎與民同利也今本備長作脩長則義不可通（俗書備字作偹與脩相似而誤）安高作高安則與上句不

對矣又入觀篇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脩亦當爲備下
文曰宮垣不備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是其證

管子弟一

管子弟二　　　　讀書雜志五

高郵王念孫

幼官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

尹讀若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爲句、人物則皇爲句、注云、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暇、劉云、後中圖作處虛守靜、人物則皇、此人物字疑衍、黃氏日鈔亦云、衍人物二字、當以處虛守靜爲句、人物則皇爲句、臧云、處虛與守靜對文、老子所謂致虛極守靜篤也、處與夜字形相似而誤、秦策、江上之處女、初學記器物部引處誤作夜、尹注非念

孫案劉臧說是、

攻之以官　　威之以誠

期之以事、攻之以官、發之以力、威之以誠、念孫案後中方本圖、攻之以官作攻之以言、一本作攻之以言、一本是也、堯典曰詢事考言、故曰期之以事、攷之以言、尹注非也、威之以誠、威當爲感、攷攻言官感威皆字之誤

搏大

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念孫案搏大當爲博大、尹注非

十官

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念孫案此在八分之下、六

紀之上、則十官當爲七官、

介蟲

以介蟲之火獸、引之曰、上文言倮獸羽獸毛獸、下文言鱗獸、則此亦當言介獸、後人多聞介蟲、寡聞介獸、故改獸爲蟲也、不知羽毛鱗介倮皆可謂之蟲、亦皆可謂之獸、月令曰、其蟲羽、其蟲倮、其蟲毛、是羽者倮者毛者亦謂之蟲也、其羽者介者鱗者、亦皆可謂之獸、故此言羽獸介獸鱗獸、曲禮曰、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注曰、以此四獸爲軍陳、正義曰、元武龜也、龜爲四獸之一、卽此所謂介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北方其獸、

元武

利周

信利周而無私劉云周當依後圖作害念孫案隸書害字或作㝬與周相似而誤尹注非

置大戎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　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　其外安榮　下安無怨咎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　其陽則安樹之五麻　羣木安逐　羣藥安生　羣藥安聚　羣木安逐鳥獸安施

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其受命焉念孫案此當以置大夫

以爲廷爲句、安入爲句、其受命焉爲句、廷官名、言以大夫爲此官也、安語詞、猶乃也、言諸侯乃入而其受命也、尹讀置大夫以爲廷安絕句、甚爲不詞、其注亦甚謬、不足辯、又大匡篇曰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言必足三年之食、乃以其餘脩兵革也、尹讀必足三年之食安絕句、注云、有三年食、然後可安、非是、內業篇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尹訓安爲靜、非是、山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咎也、內業篇又曰、凡道無所、善心安愛、愛當爲處字之誤也、隸書處字或作處、與愛相似、安、猶是也、處、居也、言道無常所、唯善心是居也、下文曰、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是其明證也、此二

句以所處爲韻、下文以理止爲韻、遠產爲韻、離知爲韻、（尹讀凡道無所善爲句、心安愛爲句、注云、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非是、）又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楂棃、其陽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爲文、安亦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地員篇又曰、其山之淺、有蘢與斥、羣木安逐、安於是也、爾雅曰、逐、彊也、言羣木於是彊盛也、（尹注以安爲和易、非是、）又曰、羣藥安生、又曰、羣藥安聚、又曰、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當爲族、白虎通義曰、族、湊也、聚也、言鳥獸於是聚也、上文羣藥安聚、卽其證也、族字上與漉穀逐爲韻、下與鹿爲韻、族與施字相近、因譌而爲施、尹注云、施謂有以爲生、謬矣、）義竝同也、語詞之安、或爲乃、或爲則、或爲是、或爲於是、其

義竝相近字或作案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見趙策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見執一篇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念孫案字之作安者管子荀子呂氏春秋戰國策而外又見於國語吳語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又曰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老子往而不害安平太墨子非樂篇曰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而具乎即我以爲未必然

也又曰然即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以爲未必然也其作案者若子戰國策而外又見於逸周書武寤篇曰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其作焉者則禮記三年問而外見於經史諸子者甚多見釋詞尹氏不知安爲語詞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習勝之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念孫案習勝者習勝敵之術也勝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下文勝之而衍注內勝之同宋本朱本皆無之字

綸理

定綸理勝定奺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念孫案綸理卽倫理倫與綸古字通故漢書律厤志泠倫作泠綸依奇卽依倚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倚蜀才作奇周官大祝奇拜注杜子春云奇讀曰倚漢書外戚傳欲倚兩文史記倚作奇綸理奺生成敗依奇實虛盛衰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奇舉發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念孫案舉發不意卽下文所云發不意也舉發上不當有奇字此涉上文依奇而衍自舉機誠要至執務明本皆四字爲句尹注非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愼號審章則其攻不

侍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尹注曰德博而一行純而固誰能敵之念孫案博字與一純固三字義不相屬尹云德博而一則曲爲之說也博當爲搏字之誤也說見前博出入下搏即專字也專一與獨行義正相承唯其專一純固故能獨行而無敵兵法篇曰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是其證也古書多以搏爲專說見前博出入下又案下文云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尹讀則其攻不待爲句注云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登顧後而相待乎又讀權與明必勝爲句注云權謀明略必

能勝敵念孫案尹注甚謬此當讀則其攻不待權與爲句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愼號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與國之相助也（卽上文獨行無敵之意）七法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與之國事語篇曰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今本與字皆作輿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唯宋本作與）輕重甲篇曰數欺諸侯者無權與是其證也下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六句文同一例則明必勝三字不與權與連文益明矣

數也動愼十號

數也動愼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脩三

官、尹讀數爲頻數之數、而以數也動愼連讀、注曰、兵既數動必愼、孫曰、數讀如計數之數、數也爲句、動愼十號爲句、與下文明審九章云云句法爲一例、念孫案孫說是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乃總結上文之詞、荀子仲尼篇曰、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曰、數道數也、本書權脩篇曰、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法法篇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皆其證、洪曰、兵法篇云、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此

五官當作五教、

稱材

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念孫案稱材當爲精材、即上文所云求天下之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鋭器、小問篇云選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精材、意竝同也、隸書稱字或作稱、與精相似而誤、尹注非、

經不知

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念孫案經、過也、謂兵過敵境而敵不知也、經不知、發不意、相對爲文、經之言徑也、兵法篇云、徑乎不知、發乎不意、是其證、尹注非、

死亡不食

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尹注曰、死亡者不享食、鬼神必怨怒、故軍財在敵、引之曰、死亡不食、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亡蓋士之譌、死士、敢死之士也、見定十四年左傳杜注、食、猶饗也、饗死士、若田單之盡散飲食饗士、李牧之日擊數牛饗士、是也、秦策曰、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是死士所以克敵效勝、今吝惜資財、不肯饗之、則死士不爲之用、將無以勝敵而爲敵所勝、故軍財在敵也、後幼官圖篇同、

適勝

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念孫案適勝當爲勝適、適卽敵字也、兵法篇云、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是其證、今作適勝者、涉上句識勝而誤

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

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念孫案則人君從絕句、與上下之民人從、大人從、生物從、文同一例、會字下屬爲句、會、合也、合請命於天地也、尹以人君從會爲句、非是

不執

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念孫案執字義不可通

尹曲爲之說非也埶當爲報報復也反也周官宰夫注復之言報也反也言明乎取與之分則得敵之地而敵不能復取吾地也越語曰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是其證隷書埶字或作執見漢淳于長夏承碑形與報相似故報譌爲埶矣漢書王子侯表騶邱原侯報德史表報作埶

幼官圖

則功得而無害也

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念孫案也字衍前篇無也字以上下文例之亦不當有也字

五輔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　苟於民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尹注曰、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覆、察也、鷙、疑也、上旣賊苟而不舍、故下伺察而懷疑、劉曰、殘苟、當作殘苛、乃字之誤也、念孫案尹注甚謬、劉以苟爲苛之誤、是也、凡隸書從可從句之字、往往譌溷、說文抲字解引酒誥盡執抲、今本作盡執拘、攷工記、粉胡之苛、注、故書苛爲苟、杜子春云、苟當爲苛、漢巴郡太守張納碑、拜無拘繼之人、拘字作拘、冀州從事郭君碑、拘柯箱桊、柯字作柯、其右畔極相似、又見下、故苛誤作苟、下文薄稅斂毋苛於民、苛字亦誤作苟、尹注謂無苟取於民、非是、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爲苛

察、釋文苛、一本作苟、楚策以苛廉聞於世、史記甘茂傳作以苟賤不廉聞於世、說文敘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隸書苛字或作苟、上從艸下與句相似、而此云苛之字止句者、蓋隸書從止之字或作艹與從艸者相亂故也、皆其證矣、覆讀爲愎、愎鷙皆很也、言上殘苛而不已、則下很戾而不從也、廣雅曰、愎鷙很也、宣十二年左傳剛愎不仁、杜預曰、愎很也、漢書匈奴傳、天性忿鷙、顏師古曰、鷙很也、愎字從心复聲、故與覆通、字又作復、趙策云、知伯之爲人、好利而鷙復是也、韓子十過篇復作愎、又作愎、史記酷吏傳贊云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是也、

利壇宅

辟田疇、利壇宅、尹注曰、壇、堂基、念孫案尹說非也、利當爲制字之誤也、隸書制字或作利形與利相似壇讀爲廛、謂制爲廛宅也、荀子王制篇曰、順州里、定廛宅、鹽鐵論相刺篇曰、經井田、制廛里、皆是也、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廛、周官載師注曰廛民居之區域也、遂人注曰、廛、城邑之居、廛與壇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廛人、故書廛作壇、杜子春讀壇爲廛、又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故書廛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爲廛、是其證、

振罷露　國家乃路　國家路

振罷露、尹注曰、疾憊裸露者振救之、念孫案上文云、養

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此云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是上言問疾病乃匡急之事、非振窮之事、此言振罷露、乃振窮之事、非匡急之事、尹以罷爲疾憊、非也、至以露爲裸露、則尤未解露字之義、今案罷露、謂室家疲敝也、罷與疲同、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三者義相近、露之言羸也、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露、羸也、案廣雅、疲、羸、極也、疲羸猶罷露、故云露、羸也、正義曰、羸義與倮相近、倮露形也、羸露骨也、誤與尹注同、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曰、有膽氣而體羸虛、逸周書皇門篇曰、自露厥家、莊子漁父

篇曰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曰田瘠穢都邑露楊倞注露謂無城郭牆垣此亦未解露字之義義竝同也字或作路又作潞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音義曰丁張竝云路與露同又所列注文內無困之二字今據刪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曰潞羸也韓子初見秦篇潞病作疲病是罷與露同義故齊策曰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合言之則曰罷露矣韓子亡徵篇曰好罷露百姓外儲說左篇罷露作罷告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高注曰潞羸也皆其證矣又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亦與露同露敗

也、尹注云、路、謂失其常居、亦失之、又七臣七主篇、故設用無度、國家路、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度路爲韻、時菑爲韻、今本路作踣、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耳、下文以國路家、今本路作踣、亦是後人所改、

失

貧富無度則失、念孫案失、讀爲佚、謂放佚也、古字多以失爲佚、見九經古義、尹注非、

辯事　功材

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尹注曰、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材、謂藝能、士既脩身、必於藝能

有功也、念孫案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辯勇、是也、功成也、謂脩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稾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言待之而後成也、脩身功材、與任官辯事、任事守職皆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尹說皆失之

雕琢采

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尹注曰、采雕琢爲純漫、引之曰、采字義不可通、采疑當爲乑、說文

曰乑、古文平、形與釆相似、故誤爲釆也雕琢平者、金曰雕、玉曰琢、皆篆刻爲文章、今則磨之使平也、與上文刻鏤削正同義、尹注非、

不失

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念孫案失當爲先、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己篇注云、先猶尙也、言守法之人、不尙此無用之物也、尹注非、

宙合

王施

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念孫案王當爲正施之無私故曰正施

如此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念孫案如此當從宋本作如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不究

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尹注曰究窮也念孫案究當爲宂字之誤也宂不滿也塞不容也以小處大則宂以大入小則塞唯因物施宜則處大而不宂入小而

不塞矣廣雅曰窕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窕大者不摦窕則不咸摦則不容杜注曰窕細不滿也摦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呂氏春秋適音篇音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高注曰窕不滿密也淮南本經篇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陿隘而不容高注曰滔窕不滿密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淮南汜論篇亦云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用之則不困

窕本或誤作究、倘同篇云、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足正究字之誤、荀子賦篇曰、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淮南原道篇曰、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俶眞篇曰、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閒而不窕、皆其證也、草書窕字或作究、究字或作宄、二形相似、故窕誤爲究、尹氏不察而訓究爲窮、失之矣、

法崖

地化生無法崖、引之曰、法當爲泮、衛風氓篇、隰則有泮、鄭箋曰、泮讀爲畔、畔、涯也、故曰、地化生無泮崖、尹注云、物之生化、無有崖畔、是其證、今本泮作法者、涉注文法

天地而誤

亙獲

成功之術必有亙獲念孫案亙獲讀爲榘矱榘今省作矩說文亙規亙也或作榘蒦度也或作彠楚詞曰求榘彠之所同今楚詞作榘矱王注曰榘法也矱度也下文曰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正所謂成功之術必有榘矱也尹注非

涅儒

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涅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

念孫案涅當爲逞儒當爲偄皆字之誤也幼官篇藏溫儒宋本偄誤

作儒、今本又誤作濡、凡隸書從耎之字、多誤從需、若碝之爲礝、腝之爲臑、蝡之爲蠕、皆是也、

逞與盈同、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左氏傳欒盈、史記作欒逞、又左氏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偄與緛同、盈緛猶盈縮也、廣雅、緛、縮也、曹憲音而兗反、素問生氣通天論、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王冰曰、緛、縮也、漢書天文志、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迺復盛出、是爲耎而伏、晉灼曰、耎、退也、太元耎曰、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范望曰、耎而自縮、故謂之耎、是緛與縮同義、緛偄耎古字通、盈縮與詘伸、義相因也、淮南人閒篇曰、得道之士、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嬴縮卷舒、與物推移、詘伸嬴縮、卽詘信盈緛、

含愁

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尹注曰、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治世作理代、此避太宗高宗諱念孫案注言陰愁而藏之、則正文含字、當是侌字之誤、侌、古陰字也、愁與揫同、鄉飲酒義、秋之為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為揫、揫、斂也、陰與陽正相反、故曰、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揫其治言、陰揫而藏之也、謂陰斂其治世之言而藏之也、下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正申陰揫而藏之之義、

辟之也

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俟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念孫案辟之之辟讀曰譬、下屬爲句、也字後人所加、後人讀辟爲賢者辟世之辟、而誤以爲承上之詞、故於辟之下加也字、

故曰

故曰欲而無謀、念孫案故曰二字、涉下文而衍、

循發蒙也

通於可不與否同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念孫案循字義不可通、循當爲猶、字之誤也、隸書猶字或作猶與循相似、上言若覺臥、若晦明、此言猶發蒙、猶亦若也、仲尼燕居曰、昭然若發

矇、是也、尹注非、

義失正

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念孫案義失正、當爲失義正、下文曰、爲君上者、旣失其義正、是其證、

先帝常

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念孫案帝卽常字之誤而衍者、尋尹注亦無帝字、先常猶言故常、不必以先常、句絕、言大人之行、不必遵守故常、唯義立之爲賢也、

勸則告

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劉曰、告當作吉、對下凶字注非、

言易政利民也

故曰、謨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念孫案言字涉下文言中正以蓍愼也而衍、此復述上文謨充末衡易政利民之語、不當有言字、

美色淫聲

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念孫案美色淫聲當從宋本朱本作美好音聲、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美好

音聲、卽美色淫聲、且與馳騁田獵對文、後人之改謬矣、

心怨

國家煩亂萬民心怨、引之曰、心怨當爲慰怨、上文曰萬民慰怨、又曰煩亂以亾其國家、此文卽承上言之、

可沈可浮

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引之曰、可沈可浮、當從上文作可浮可沈、深沈爲韻、直默爲韻、

名爲之說

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念孫案名當爲

各事不可兼故必各爲之說而後備上言博爲之治下言各爲之說其義一也下文曰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是其證尹注非

半星辰序各有其司

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念孫案半星辰序二句卽承夜有昏晨言之半星者中星也說文半物分中也玉篇中半也是半與中同義中星居天之半故曰半星辰序十二辰之序也司主也十二辰之昏中旦中各有其序以主十二月故曰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尹注非孫說同

審別良苦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辨別良苦不可以不審念孫案察美惡別良苦相對爲文別上審字涉下審字而衍

章書

淡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循理而不迷（今本循作脩非辯見前循誤爲脩下）念孫案書當爲畫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德有常如工之明其繩墨章其規畫則後人皆循其理而不迷也楚辭九章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王注曰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循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言人遵先王之法度循其仁義不易其行語意略與此同此釋上文淡而迹之意而汝也墨與畫所謂迹

也明壘章書所謂渼而迹也今本章書作草書則義不可通矣、

萬物之橐也

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有與又同)念孫案也字衍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已見上文此復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也字、

下泉於地之下

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引之曰泉字義不可通泉當爲臮臮古暨字也、(說文臮衆與詞也從㐺自聲虞書曰臮咎繇、)暨及也至也(周語注、)禹貢朔南暨漢書地理志作朔南

臮、言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至於地之下也、臮與泉字相似、後人多見泉、少見臮、故臮譌爲泉矣、

而山

散之至于無閒、不可名而山、劉曰、山乃止字誤、注非、

樞言

貴在

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念孫案、貴在二字、涉下文慎貴在舉賢而衍、

將戰士

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戰士念孫案將字後人所加霸主欲彊兵必重戰士之賞故曰霸主積于戰士據尹注云卒勇奮則無將字明矣朱本刪戰字尤非

與人相胥　胥令而動

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尹注曰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念孫案諸書無訓胥爲視者胥待也言與人相待也君臣爲胥令而動者也尹注胥視也亦非

宗至

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念

孫案至當依宋本作室言不恃宗室不恃外權而唯恃誠信也

衍文六句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念孫案此六句皆涉下文而衍下文云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此則重出而脫其太半矣又下文尹氏有注而此無注若果有此六句則尹氏何以注於後而不注於前然則尹所見本無此六句明

矣、

梁池

故善游者歿于梁池、善射者歿于中野、念孫案梁卽橋也、非池之類、且與善游意不相屬、梁當爲渠字之誤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煇渠忠侯僕多、廣韻引風俗通煇渠作渾梁、衞將軍驃騎傳、膺庇爲煇渠侯、正義曰、煇渠表作渾梁、漢書地理志、禹貢北條荆山下有彊梁原、水經渭水注作荆渠原、後漢書安帝紀、敗五原郡兵於高渠谷、注、東觀記曰、戰九原高梁谷、渠梁相類、必有誤也、渠溝也、言善游者歿于溝池、

未嘗之有

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引之曰、未嘗

之有、當作未之嘗有、五輔篇、古之聖主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文義與此同、

衍、文一句

故先王不滿也、在唯賢者不然下、念孫案此句與上文義不相屬、亦涉下文而衍也、下文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此亦重出而脫其太半、